

## 跨領域哲學的探索歷程

嚴如玉\*



我的研究專長是從科學與臨床實作中挖掘哲學問題，例如神經科學建模過程的因果推理該如何評價、該如何從認知神經科學實作中確立與修正認知現象的構念 (construct)、測量心跳速率變異的生醫工程實作如何被標準化與鞏固、臺灣癌症照護臨床實作中的病人模型如何被建構與使用、臺灣在地社群的啟靈藥實作對精神醫學的臨床治療模式有何啟發。

我的研究往往牽涉到科學與臨床實作的許多細節，但我卻是個從大學到博士班一路都是念哲學系出身的人。雖然，哲學系一般被歸類為文科，但我所受訓的流派是英美分析與科學哲學，這個流派向來就是以重視科學所著稱。我大一時諮詢過的洪裕宏教授就跟我說，若想要做二十一世紀的心智哲學，不可能不

---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副教授

懂認知心理學與神經科學。這句話大概是影響我這輩子學術生涯最深的一句話。於是我從大學就開始以一個哲學系學生的身分，進到心理系的課堂和研究群中學習心理學與神經科學的相關背景知識，同時努力地學習如何當一個哲學家。現在回想起來，看來我和跨領域哲學研究是從第一天就結下不解之緣了！當然一路走來的困難與艱辛就不足為外人道了。但困難歸困難，這當中也是有很多探索樂趣，是支持我繼續走下去沒有放棄的養分。

我的博士論文主題是意識、自我與自我意識，我梳理了用心理表徵主義來解釋意識、自我與自我意識三者關係的各種流派，並引入認知心理學與神經科學的研究資料來和哲學文獻對話，並提出自己的歷程觀點。

然而，在我撰寫博士論文的過程中，我對跨領域心智哲學研究中，如何結合經驗科學研究內容與哲學論證的方式感到越來越懷疑與困惑。但我就帶著這些懷疑與困惑完成了學位並回臺任教。

回臺後，我花了五年的時間，鑽研更多的科學哲學，特別是深受美國實用主義所影響的科學實作哲學流派，為的就是要找到足夠的哲學資源將我之前的懷疑與困惑有系統性地表達出來，並且找到方式重新定位自己想跨領域心智哲學研究上做的事情。

在接下來的五年，我便開始一一實驗各種可能角度來規劃與發展研究計畫與論文，我的論文主題題材看起來較為寬廣，或許會給人似乎都是不同主題的印象，但是這些都是我以科學實作哲學的框架為基礎，針對科學形上學、科學知識論與科技倫理所做的各方嘗試。換句話說，從科學哲學的層次來看，我透過親自蒐集與分析不同的科學與臨床經驗資料來論證、檢視與擴大科學實作哲學框架所適用的範圍。

我有三個觀察想和年輕的人社學者分享。我的許多研究主題中所牽涉到的哲學、科學與臨床文獻其實都是邊做邊學的，我希望我的經驗可以幫助人文社會領域的年輕學者打破一個迷思，就是你不一定得是某個領域的專家才能討論那個領域的相關問題，但你必須要找出有效率且負責任的學習方式，去學習相關細節。以我個人經驗，能找到相對應的科學家與醫護人員一起合作是成功的關鍵，不是很懂的細節可以直接問專家，需要確認自己對科學或臨床細節掌握是否正確，也可以找專家諮詢，這都比自己在文獻裡面瞎摸來得有效率且負責任。而且，很多人社領域學者需要的重要實作細節常常不在已出版的科學文獻中，而是在日常與幕後的科學實作細節中。因此，學習可蒐集實作細節資料的研究方法也變得相當重要。

第二個我想分享的是如何找出適合自己的研究風格。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認識自己的個性特質。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個性特質，有些人的個性特質很適合做跨領域，有些人不見得合適。我個人覺得個性特質其實是一個跨領域研究團隊能不能成的重要關鍵，但是較少被討論。大家比較關注的是要把哪些不同領域的專家放在一起，但較少重視這些不同領域的專家本身是否具備做跨領域的特質。我參與過的跨領域合作中，有失敗也有成功的。大家在自己的領域中都是高手，但是跨領域要成，就必須要願意付出時間與精力去理解各自的領域差異、調整自身的研究方式與研究過程中不斷地溝通與協調，才能讓一組背景差異很大的學者們可以針對同一個目標做出彼此互補加乘的跨領域研究成果。

最後，我特別想和年輕的分析與科學哲學學者分享的是，在我與其他領域學者研究的互動中，我時常感受到我們在分析與科學哲學中所鍛鍊出的分析與推理能力是一種很珍貴的技能，我們能用非常清晰且具條理的方式將龐雜的事情一一拆解，這對面對充滿不確定性與混雜的科學與臨床實作者而言，是一種他們確實需要的理解框架。但我們分析與科學哲學學者需要更願意走出我們的舒適圈去貼近科學實作的細節，讓我們提出的哲學問題更具其時代性、啟發性與在地脈絡文化性，更能幫助科技以兼顧人性與社會價值的方式發展。